

山水为幕,非遗载道,双世遗的魅力有了最鲜活的注解——

月映武夷:看世遗绝技传神

□本报记者 张筱惜 文/摄



父子在月色下品茶

想用70分钟读懂武夷文脉？不必翻书，走进《月映武夷》剧场就够了。

这场让人看不够的宝藏演出，每次观演都有不同——初看，是大儒朱熹的人生轨迹，再看，是传统文化与“黑科技”碰撞的光影盛宴；细品，还藏着非遗技艺与民俗的匠心传承。

你瞧，全息投影“搬来”千仞丹崖作幕布，水舞台涌出万顷碧水化身九曲溪，岩茶的香气、建盏的釉光、龙鱼的灯影次第登场。这不止是一场演出，更用世遗绝技作密码，铺展朱子“孝亲、勤学、守道”的一生，让千年文脉在光影中与今人对话。

“山高人为峰，武夷山不仅拥有‘双世遗’这一地理高峰，更因北有孔子、南有朱熹，耸立着人文精神高峰。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、总导演肖向荣的话掷地有声，“把武夷山水、茶香、建盏与朱子家礼搬上舞台，是游子的乡愁，亦是赤子的使命。”

九曲棹歌场景再现



傩舞演绎直面人生风雨 (月映武夷剧场供图)

龙鱼灯



A 一盏茶汤·浸润启蒙的种子

武夷的茶香、建盏的窑火，是朱熹童年的启蒙。“父亲，这茶真香。”“武夷山的茶，可是天下闻名。你可知，一盏好茶，还需要好的茶器承其形，好水润其魂。正如人需天地滋养，读圣贤书启迪，开智慧之门。”“父亲，茶盏上的纹可真好看，是怎么变出来的？”

“茶盏烧制，工序繁杂，暗含诸多人生道理……”《鉴天》篇章，父子在月色下对坐品茶。寥寥数字，父亲把武夷岩茶制作、冲泡的哲理，建盏烧制“遇烈火而不惧”的精神，种进小朱熹心里。

主创团队以茶为喻，真是再贴切不过——武夷岩茶为乌龙茶之上品，2006年，武夷岩茶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2022年，包含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在内的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、自然气候、茶树品种，造就了武夷岩茶与生俱来的优质基因，四季况味蕴藏其间；武夷岩茶制作技艺，则让“一片叶”从茶园走到茶杯，沉淀着千年匠心。就像钟灵毓秀的武夷山水

滋养朱熹，系统的儒家教育启迪他成长。

茶汤浸润着启蒙的种子，茶盏隐喻人生要经得住锤炼。

建窑建盏烧制技艺，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选矿、粉碎、过筛、配料、陈腐、练泥、拉坯、修坯、上釉、装窑、焙烧……13道工序，一步都不能省。

舞台上，舞者弯腰取土、揉泥拉坯，复刻着匠人的动作；屏幕上，全息投影放大陶土的纹理，粗土在捶打下变得细腻温润。“揉泥、烧制定型，就像少年苦读，塑造出自己的筋骨。”解说声里，简单的动作有了深意。

随着窑火烧到1300℃，光影里上演着“曜变”的奇迹——幽黑釉面先出现淡纹，再漫成柔顺的兔毫，聚成圆润的油滴，最后炸开漫天星河。技术团队把窑变数据翻译成了光影，复刻“人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的神奇。

烈焰之间，舞者的裙摆如火苗跃动，和水幕影像呼应。观众仿佛置身龙窑之内，目睹“盏如人生”的淬炼，也读懂了天地间的“理”，就藏在这茶与火、火与土的变幻里。

B 一杆竹篙·叩响问道的山路

竹筏、竹篙，是朱熹少年的“伙伴”。从“鸿蒙初辟”的武夷胜景，到丹崖碧水自成画卷，序幕中，九曲溪上竹篙声声，拨开千年光阴的涟漪。这些取景于武夷山水的画面，正是朱子《九曲棹歌》的写照：“武夷山上有仙灵，山下寒流曲曲清。”

朱熹的一生，都在山水间求索：徒步百里拜访李侗，悟“理一分殊”；在岳麓山与张栻彻夜论道，创“朱张会讲”佳话；在鹅湖与陆氏兄弟激辩三日，开创学派平等对话的先河。

如何用通俗动人的语言，讲述这些深奥的学术故事？《叩山》篇章里，主创团队以“竹篙”为意象，串

起朱熹寻师访友的路；用“伞舞”的画面，艺术化地呈现他明悟“天即理”的瞬间。

舞台泛起碧波，身着蓑衣的舞者踏浪而来，竹篙击水的声响，仿佛是朱熹跋山涉水的跫音；他乘竹筏溯溪而上的身影，好似在说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；众书生以伞为“盾”在风雨中起舞，既有在逆境勇往直前的韧劲，也有风雨中凝心聚力

的团结。

为什么选择竹筏，而不是车、马、船？那些竹筏、竹篙、竹伞，都是用武夷毛竹做的。三千多年前，当地人已能熟练地加工竹制品。朱熹、范仲淹、陆游、辛弃疾、柳永九曲揽胜，都曾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。竹筏蕴含着“万壑千崖一棹过”的恣意与豁达，也藏着九曲竹排制作技艺的温度。2019年，这门手艺被列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当地有首《做排谣》唱道：“武夷竹排走溪边，一根一根来相连。削皮要着八九载，烧头要学二十年。”

竹筏制作经去皮、晾晒、摆直、烧排头、拼排等二十多道工序，不用一钉一铆，高高翘起的“排头”全靠火“烧”出来。老木匠劈竹、削骨、制筏的手艺，是对耐心、专注、坚持的考验，也藏着“柔韧不屈”的道理，代代相传的匠心。

竹篙叩响问道的山路



C 一尾龙鱼·照亮济民的家礼

龙鱼的灯影、家礼的温度，是朱熹中年的牵挂。

“点灯——”一声吆喝，数十条“龙鱼”从舞台两侧游向观众席。龙头昂扬，鱼身舒展，竹篾做骨，彩绸为衣，鳞片里的LED灯闪烁，在人群中游走跃动。

这是五代时期，武夷山就有的古老民俗，“鱼化龙”的寓意里，是乡亲们最质朴的成才祝福。2011年，龙鱼戏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南宋绍兴十八年(1148)，19岁的朱熹考中进士，乡亲们编了这出戏庆祝，用“鲤鱼跳龙门”鼓励后生向他学习。后来，每逢士子中举、应试入贡，五夫民众便舞起龙鱼灯、牙旗灯、水纹灯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

辛弃疾在冲佑观(今武夷宫)任主持时，曾应朱熹之邀到五夫看龙鱼戏、闹元宵，写下“风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的名句——千年前的热闹，至今仍在武夷大地回响。

龙鱼跃过，礼乐和鸣，“祠堂”里暖光摇曳。

祝五娘的汤饼腾起热气，文公菜的

香味飘满席间，手捧食盘的姑娘轻快而行，乡亲们踮着脚张望——这是“朱子家礼”要开始了。

“吉时到，行加冠及笄之礼！”中年朱子身着长袍，声音沉稳如钟。舞台中央，少年跪坐蒲团；男子“三加冠”，每加一次，责任就重一分；女子“梳髻加笄”，发髻一变，就成了大人。

仪式用的物件，也沾着武夷灵气：礼仪用的蒲团，是用武夷蒲草编织的；祭祀供品，是本地莲子、板栗；连香都是茶梗做的，烧起来弥漫着岩茶香。

“是这些细节，让‘礼’扎根在武夷的土壤里。”国家京剧院一级编剧池浚说。

冠礼是成人的标志，从此要肩负起人生的责任；婚礼寄托对婚姻的敬畏，维系家庭伦理；祭礼表达对祖先的追思，传承家族文脉……作为朱熹编撰的“人生指南”，朱子家礼对冠、婚、丧、祭等人生重要仪式，都作了详细阐释，已列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一遍遍躬身行礼间，“敬诚”之道就这样代代相传。

D 一缕墨香·镌刻传承的书页

建本的墨香、傩舞的勇气，是朱熹晚年的坚守。

《悟心》篇章中，朱熹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手稿递给弟子：“拿去刻印吧。”

话音落处，三层楼高的建本雕版破水而出，立起60度倾斜的舞台。演员腰系威亚在雕版上起舞，模拟握刀雕刻、刷墨覆纸等工序，每个动作都藏着真功夫。

建本雕版印刷，是建阳刻书业的底气，2005年列入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两宋时，建阳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，被誉为“图书之府”，朱熹的许多著作便在此刊刻。

刻版最考验功力，文字要反刻在木板上，一笔一画都得清晰、工整。刷印讲火候，墨色浓淡、刷印轻重全是技术活儿，稍有不慎，就会糊了纸。蝴蝶装、包背装等装订手法，无一不体现着古人的智慧。

动态投影把印刷工序放大，墨汁晕开，一幅幅书页随着演员动作在屏幕上成形。就在这时，头戴红黑面具的演员从天而降，围着朱熹打转，低沉号角声穿透剧场——这是以邵武傩舞，演绎

“庆元党禁”中，朱子被污蔑为“伪学魁首”的场景。

“傩”意为“除”，商周以来，便是迎神驱疫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邵武傩舞始于宋代，融合了中原、楚、古越文化和民间信仰，是“中国戏剧活化石”。2008年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面具是傩舞的灵魂，神像、鬼怪、动物等造型，每一张都刻着千年故事。演员们戴着面具，唱腔苍凉粗犷，不成曲调却字字铿锵，配合“三步一顿”的古老舞步，像是在与天地对话。

红黑面具对着紫色儒袍，狂野舞步衬着孤绝身影，这一刻，傩舞不单是人生风雨的象征，更承载朱子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，演绎着他在禁锢与压迫中，依然心如明月的刚骨。

到了这里，童年再现，演出步入尾声。

主题曲《天心一念》的旋律漫过剧场，月光似乎从舞台淌下来，洒在每个人肩头。四位朱子并肩而立：幼年的他举着建盏望星空，眼里盛着窑火的光；少年的他手捧书卷，指尖沾着竹露的

凉；中年的他拱手行礼，袖间带着茶汤的香；老年的他，鬓角落着霜，在月色下坚守着“天即理”的道。

当朱熹的“理”遇见现代的“码”，世遗的“土”接上数据的“云”，没人会说这只是一场演出——

建盏的釉光映亮脸庞，龙鱼的灯影掠过发梢，岩茶的香气萦绕鼻尖，傩舞的鼓点敲在心上，那些藏在古籍里、隐在烟火中的技艺与精神，就这样活了过来，而我们，早成了文脉传承里的一分子。

这，就是双世遗最动人的模样，山水不老，文脉常青。

建本印刷技艺，曾让建阳成为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。